

蘇平仲文集卷之三

說

養素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夫古之士為聖為賢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達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公之士不免為御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為者皆莫之能為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暑而風暑與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行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日六中而一心也而吾身之具者亦嘗歸六一彼聖賢何為吾之

惟養之

系

有不竭

流乎身者氣也主

心者性也發

不情也聰明而不惑也智也勇敢而有為者志也寬裕以

啓者度也性也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

可以不養也節不養則廢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

則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

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兵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

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心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

知所以養智也日誦所以養志也正大所以養度也同學所以

養材也嚴耻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

矣志養則一矣矣智養則一可養則不誘於物矣性



養則不辭於不美心養則無往而氣養則無往而不大

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養之有

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質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合也不此之養

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明

黨以養其交矯偽以美其望奢侈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

不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政養萬民以著述宜其不

或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論今人之所養者能

其類者也所謂去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吳之范氏敏而

其而有守以養素也齊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入

齊說

尚說以遺之

之士曰或以廉

二十不歸

五

齋名曰慎脩謂余曰願

慎說以知

余曰士矣哉

子之所以名齋也郵

是以知之可

雖然昔者

叔之矣慮

二心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座蓬冰懷或翼翼

豈意所以慎也故曰慎徽五典曰慎乃任位曰慎厥屬曰慎

曰慎罰曰展慎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體物而不

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一息苟不慎

為則人偽參之而天命幾熄矣而吾與夫二矣而失吾所以

為入之道矣焉有非為

所以於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

者聖人聖同運

其慎猶然學者固可



3

忽焉而不

之奈何

如見大賔如承祭祀

如臨參保不覩而戒謹不聞而恐思

其心如是則知

所以畏天矣知所以

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

乎天而不失所以為人之道矣身其有不脩乎蓋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長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

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者貌也言

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

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由仁而親疏

不當由乎

不當由乎

見極且明



子以親夫婦以

其有不脩乎慎者脩之要也脩者慎

固無自而脩

非脩又烏足言以不脩而無不慎聖人也慎子後賢人也無

忌憚而不慎小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故其身不脩而無不

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修而後脩小人不慎而後不脩

身放僻邪侈而不脩由是言之學者亦儻焉自慎而不苟或不

慎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於無窮矣何其不為無忌憚之小

人也存已係於操舍而子

何足必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慎於子之名齊

寧不重有子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相與共勉之也

默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

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

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

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

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求豈不可心授一人

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然焉而契若

十之於石也此非句默而已矣誠以胸著至妙

能形容也苟闢道而事于言語之末

見非之端而好音者不暇矣

俞曰是故善學去



若臣之道性著心於所以義也

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信所以信而於天下物莫不

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存也而不容也非之

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也吾乃深思力行之不

暇而暇答暇言非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

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一而矣昌言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勤

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

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

乎彼囂囂者皆於道無得也夫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

問而莫知夫問之為是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為非為

是而遽然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

5

譽已盈耳人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况為學之

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斯應接欲明既應接欲

一而主默為默則無慮默則於欲默則無為無為則一無欲則

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真一則足以御煩默

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

聞者獨顏回從事心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

學甚矣默之難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恭默而後

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問於人而後已乎

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矣其神心於

常與造物遊於無故其真之表其默其大是以

天時下必若後世之在日夜

也

中區自治四夷自也主武默

石之女首乎禮音仁枯荅吳君景玄嘗以

於余余音不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羸回之所以治

治心今處 朝廷而事 上七以孝與之所以治天下

者治天下則其為此齋也非徒與共學日默契於無言之域而

已因為著余之所聞以為說且將觀厥成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隣徵之矣西隣之姬亡其珥東隣  
之媪往唁之曰何唁曰聞姬珥亡以故來唁曰視吾珥存乎曰  
存珥亡而耳不亡吾雖亡珥而吾不戚也而媪吾唁則亦過矣  
曰姬之珥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戚曰耳能聽

6

貴矣非以金玉為珥而貴之也珥之存亡於耳何加損而戚哉  
於戲人之有身不猶其有耳乎而爵位之於人不猶珥之於是  
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  
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  
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為貴也亡乎天之所以  
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  
位不必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而於仁義之心則不  
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存且不必存者故不可  
不存者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存其不可不  
存者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存其不可不

存者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存其不可不  
存者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存其不可不  
存者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存其不可不

為豈惟爵位以仁義而

存之

庶民

子之所以為君子庶民之所以為庶民皆由仁義之心存與不存則忽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一無不存者也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之為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隣之姬之視耳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齋徵說於余伯章嘗倖應天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脫戚戚焉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

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為之書

帝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功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若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終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為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迪吉從逆凶也

迪從進言向善從也且夫言善有

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為者善



天之稱彼

吾有取力之

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借在人惟天命矣程子德令之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以其誰信之如欲自意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生其為庶常吉士矣其子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尚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丁字評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個儻仲也樸茂而周真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晒宇士東吾伯子也名曰

8

士宜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韻書晒也三也

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為明者亦無過乎日日之出也式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

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嘗自東自寅

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于天自東而升也至于午自寅

而進也于酉于酉則云春矣晒與昱之冠也以此二言製而為

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

東方是為平旦夫人惟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木體與日同量而

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焉清明之氣正氣也日

以之而光况於人乎人不無欲才也及乎晝而六於物則勝

昭昭者昏昏矣夫是以學

清明之有固

當 而存卷舍敬則台 二 昔東方登

一 寅者敬之謂

也養老於東學迎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朝日曰靈宮以天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敬也晒爲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又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正敬而後正氣充周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爲往而不愆日哉發之爲事業赫乎其光輝著之爲文章煥乎其光潔昭之爲聲名燁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美也何有兄兄弟弟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嚴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戴生名字說

天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二矣其光爲日爲月爲星辰其

9

威之風爲霆其舒燥爲雨爲露爲雲爲霞其氣爲寒爲暑爲溫爲明爲晦其時爲春爲夏爲秋爲冬其跡爲鬼爲神其從爲休祥爲妖孽其運爲泰爲否其凝爲山其流爲川其生人爲男爲女其生物爲草爲木爲鳥爲獸爲昆虫爲魚鱉而莫不有北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長爲幼爲夫爲婦爲君子爲小人爲中國爲蠻夷戎狄其於風俗爲淳爲漓其於天下國家爲理爲亂其存乎人也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於情爲喜爲怒爲哀爲樂爲愛爲欲於身爲榮爲衛於賢爲剛爲柔爲強梁爲懦弱於資爲明爲闇於行爲善爲惡於事爲吉爲凶皆陰陽之所爲也而皆不可不知也於是聖人作 和之聖人之作學也亦取諸陰 文之以管磬笙匏

鐘之位揭而已是故六律陽也六呂陰  
以調律呂以諧音聲而平其曲直鈞其繁瘠叙其小大比其終  
始使之秩而不亂協而不乖不凌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  
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爲者有不和或由是動盪其  
血脉流通其精神啟發其善端禁遏其邪思克其資質之偏全  
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胥爲吉士之歸由是閨門之中父  
子親長幼叙夫婦別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教興由  
是郊廟之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  
以美風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六氣由是  
而不爲灾休祥由是而阜至妖孽由是而替消萬物由是而各  
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其分中國由是而寧四夷由是

18

而服天人一原感應無間如此以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  
言和非軒轅氏之大器陶氏之大器不屢氏之大韶夏后氏  
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世德之盛  
極之建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非無管磬絃匏鐘鼓  
控揭而迄莫能事神祇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息灾害遂群生  
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今徒見八音之陳  
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  
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和之也無器之樂非工能和之也工  
之所能和者末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今夫樂不惟有抑  
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身爲律而聲  
爲聲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者和不期而至聖



人之學也非本立而要得哉蓋聖人之體天地之師也三人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師以爲體天地之德以爲性天地之和以爲聲獨聖人哉吾獨聖人也聖人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詩心而已矣自強不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弱冠而有志于學其名曰樂而其字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既發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申之說如此生歸質諸尊人具亦以爲弗畔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君濟翁有子三伯名榮仲父棗季名集於是以前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乎金華葉葉先生著爲著名說而皆未字

也願爲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神也古者抱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也而行斯禮焉其早知而况也幸無以爲變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異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敵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祭門之貴賦則列乎是祭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况於人豈不能乘時榮勳以顯其親嗟小子祭字爾公顯爾尚昂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槩此之謂棊弓之地張則資乎是棊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况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棊字爾公輔爾尚昂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

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修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

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

聖大節決大議冲乎

其有餘裕昂爾公義尚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也又語之曰顯親于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爲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爲學三子可不交昂之哉苟交昂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昂之哉昂之哉

樓彥珩字說

佩於身之左右者曰佩職乎佩之間者曰珩曰瑀曰琚曰璜曰衡牙曰組珩瑀琚璜皆佩之具也而莫要於珩玕也者

上橫者也三組繫焉而中組之末衡牙懸焉兩旁組之末璜懸焉兩旁中組之半焉琚瑀兩旁組之半焉而交貫瑀中上繫於珩下繫於璜又兩組焉佩而非珩則組無所繫組無所繫衡牙璜以懸之琚瑀以貫之亦安用之故曰佩莫要於珩也夫惟莫要於珩是以佩有白玉有山玄玉有水蒼玉有瑜玉有瑀珉而莫不有珩有瑀有琚有衡牙有組而莫不以珩為要焉白玉也山玄也水蒼也瑜也珉也其色不同其品不同其爲玉則同自天子以至于士其佩一用玉者無他焉於焉比德而已矣德之用無有貴賤故玉之用亦無有貴賤必有德也故必有佩也身不可以須臾去德身其可以須臾去玉乎哉古者上之爲天子次之爲諸侯又次之爲卿大夫下之爲士也固無人不

佩焉亦無時不佩焉後世則唯任者

佩焉又惟郊廟之間

朝會之頃然後佩焉後世之於玉也雖不得人人而佩之字時而佩之而生也名琚字珩豈不猶佩之哉今夫名父兄朝夕呼生以之今夫字朋友朝夕呼生以之則琚與珩亦既不絕于耳矣耳之接乎其名也猶目之接乎其形也形之所在德著乎其外名之所在德寓乎其中而吾於其形佩之以身而吾於其名佩之以心佩諸身即其德而比焉可也佩諸心思其德而比焉可也此不亦君子所以貴玉之意歟嗟乎所爲貴玉者貴其德也貴之故佩之佩之所以求似之也豈曰觀美云乎故佩之而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苟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病之者乎

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寧尚可得而不汲汲乎而余也異日將於生觀德焉乃若王之爲德孔子言之聘義記之要不待讀告也生義烏人姓樓氏今肄業國學采徵字說故爲生誦之云

###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羣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林取沅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滋之流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爲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之甚也枯而惡者必其工



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入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二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

14

莫不有妙焉而况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八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遜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無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立非天堯非地青非東方非非南方非西方非北方非非翟鴈非非雀紅綠非

草木不足以言色。不汲于德。文之於及乎夫白  
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  
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求  
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  
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  
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  
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  
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  
於希直也

傳

蕭壽傳

承信校尉蕭壽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  
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荆湖拔為萬  
戶友諒寇池州太平壽皆亡行日夜思自拔歸附大明不得  
間不克如志居嘗鞅鞅歲癸卯八月今上親幸諸將與  
友諒戰彭蠡湖戰鞋山戰湖曰友諒中流矢死壽同事者幸還  
立友諒于理于武昌壽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上于

江賜以米十石命隸鎮江奕甲辰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守  
嚴州乙巳四月僞吳張士誠軍軍大浪難其舟如織壽乘快舸  
挺戈而前眾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  
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烏石從嚴元帥出擊賊之獲軍艦一  
僞萬戶一人仍賞白加織入內月曹國上公取桐

唐富陽翁杭十一月勝一杭吳

正李

百戶二月合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火

獲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黃巖水砦

月大軍南攻福建諸路壽田海道領舟師夾攻洪武元年春福

建諸路悉平還火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構亂從都

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拔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

校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錦州大寧

金寧遂度遼河敗慶僧國王軍進攻上都回次通州八月往拔

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輿和應昌慶州

高州分兵拔虹螺山等屯堡遂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駱

馳山而以七月還金華四年二月世襲制下賜文錦繪各六

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換承信校尉十四

年冬與千戶馬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來浦越龍潭過泥與

以破吳崑砦駐小龍銀屏砦以扼萬松林歷福寧之岑嶺吳村

際頭轉而涉瑞安之烏山萬火林會大軍以殄餘寇凡破數十

砦斬首二百級生得僞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楮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凡厥僚

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

能因事見于方冊者幾何人哉壽事明棄昏執于戈從征戰驅

馳四境之外輔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稱可

其事余喜為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相對先生質行君子也

之善輒好語獎之聞人之不善輒

法語絕之先生曰吾豈尚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

怠故思所以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

吾懼夫人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

庶使人愧耻而戒焉耳先生隣里御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

恤其先人之遺孤而美其嫻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

復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析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

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

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蠶祿得則富

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

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刖此其可愧

耻也豈真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

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

勸也顧反投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邪既而思之豈

胡嘉祐傳

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乎於言而彼

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

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即使刑

罰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

人文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

之南雲可三十里元之季屬縣寇峰起元帥石拯正鯁剪

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韜溪之寇、德氏杜氏

今益

出永康境上殺掠以是嘉祐蹙然曰卿如有志可坐見乎走  
賒曰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  
安備取錢乎對曰請諭家財令曰善即歸散家財募武健  
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為義兵寇至輒迎擊由是寇奔  
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為此特詐降以怠我師耳益訓練其  
眾俟伺明年四月寇果復禱賒郛焚廬舍入據賒治四出殺掠  
却將勒兵致討嘉祐率眾助郡將遂復賒治郡將駐賒中其帳  
士間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為  
欲為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戰手罵曰若真愚人  
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迺謂助寇殘民

18

嘉祐曰即如是兵士暴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  
其樹之吾兵士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於御宣  
台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  
暴橫御井乃按堵令計事盧訪司廉使問令賒有可與共患難  
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楚存誠者過其邑子也乃從夢言小  
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者聞縣中嘗有人媚嫉之而誣污以大  
罪賴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誣人事覺抵罪咸勸之曰  
此報怨時也輒謝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阨而傾之  
鄙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本實以爲  
誠者予曰人皆飢餓我與若獨飽安乎亟發廩賑之  
族媚御等之孤者寡者疾者未易以一二數此

性然也真可與共患難者嚴使乃爲之謀曰義士使使即軍中取嘉祐俾統諸兵兵珍寇且給以鎧甲之屬吉祐說與方允中等引兵去縣五里而屯于鯉溪或言此寇往來惠柰河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分助官軍作聲勢捍蔽御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不敢越而深入則自西可保無他虞矣柰何不屯此時呂玄明壁方嚴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計爲君計者莫如去鯉溪壁方嚴而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曰吾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難就易此皆爲身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爲之不往而諸保受圍輒分兵救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寇于武平

于合德二月天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從間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死嘉祐聞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于占田遂大戰而寇至者滋多嘉祐顧謂方允中等曰衆寡不敵矣退提取覆也惟力戰耳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于陳嘉祐厲聲曰終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達而聞之曰嗟乎胡義士未嘗有斗祿寸組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人衆瞻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為天子命吏廉才知若其斃於鼠輩又不能援之吾屬不獨大愧於心其自忠義士亦甚矣為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祭之

史曰元制復一縣者賞第六品不

死于難

其所當



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前得褒

為上請

天兵取登城褒贈奇不及矣洪武已酉 詔脩元

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裨 聖朝既不敢以聞而時人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也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夫自奮志在為國殄寇以身徇之且猶不恤况家財乎斯可謂大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為余言是以具著之

###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為婦明年生子暉暉生七月而幼方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

上其家交川瀆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賣其田供給幼芳卒高出替珥鬻之始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事兵爭幼芳兄弟析居久矣携其妻孥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扶持高母子高裝襁負暉窺匿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狀人至不忍見而高無鬻髮怨對意或勸之曰世有壯子猶不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遭世多虞饒於貧者且不能全活况一弱婦且貧乏乎不及時擇所從他日噬臍何及高曰也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慮乎與其鬻為幸若死飢死寒死兵也其植志堅不為浮言所撼如此時七八歲日夜榮勵之以詩書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其子何

以異暉感母之言亦知自策勵底于

今年二

矣

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亦少長咸稱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賜賞叔其父也父講說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抗時操於艱苦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戲審如是則名爲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緩急而奪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爲人妻者累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曩倫也已

蘇平仲文集卷之三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傳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思中溫之平陽登瀛里人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額左角瘍壁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為計矣正憂懼蒼黃走城隍祠匍匐泣禱引刀割股肉持還家鬻解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駭曰吾見忘此瘡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母極孺慕之情事無非細不容夫不行年三十娶婦陳惟帳衾褥施于床者謀以錦紵止曰吾在襁時母推燥口乾今五

母寢處何如而子乃處。處此於吾安乎。即以養其母陳云姑稍解正輒曰娶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兩焉陳嘗有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滯下伏枕血糞淋漓正時以手搨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入人以為切其脈察其證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坐視而不營採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剖股和藥藥未進而母病革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日至墓所未嘗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人也或曰吾見其孝矣烏在其為義也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通權貴漁貨賄以自肥愀然曰一時意識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資御隣故舊喪不能舉者必竭力

周之而又率好義者往助之有葉本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會有召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為收悲甚正曰而毋誠不諱棺斂吾費也本行將半歲其母死正遂買棺收之本丁憂來歸數亦死一子猶未時收之亦正也如此凡十餘人可不謂之義乎余友譚君濟翁素慎許可特推許正余固意其必有過人友邑士林斌徐光為余道其事乃益知正之過人而譚君之許不偶然矣昔閔損孝而孔子稱之匡章非不孝而孟子稱之豈為二子計哉善善扶義庶夫人知所勸爾孔孟之時去古未遠也且猶如此况千百載之下乎若正者亦難能矣亦難能矣論著于篇余烏得而發諸



黃道 字伯明 夢其子伯晉 處州麗水人 府紀善 夢池其兄也 諸王府官屬 或

奪官 獨夢池 左迂龍江宣課司大使 後以其入課鈔惡繫刑部獄 夢庚聞兄繫獄 走京師視之 會有詔 首罪無大小得輸粟 遣郡自贖 夢庚謂夢池曰 兄罪不可測 夢庚日夜憂之 計無所出 天幸有此 願鬻家之田 往輸 庶兄弟可白首相保也 夢池持不可 夢庚曰 父母遺休 與祖宗遺業 孰重 輕夢池曰 我豈不知 弟今日鬻田 即吾父母他日何食 夢庚曰 兄繫獄 父母朝夕食且不下 啗使兄獲免 罪歸見父母 父母啜菽飲水 無不樂者 兄如終已 持不可 夢庚當擊登聞鼓 自言天子輸粟贖兄罪 夢池恐不許之 夢庚馳還家 以鬻田事白其父 文彬夢

裴樂然持券東 西奔走 從人買白金 子夢庚 夢庚乃北行 七十餘里 道病 幾死者數矣 然猶自力 以達 大同輸粟五百斛 刑部乃義出 夢池夢池在獄中 母張沒二年 棺斂盡禮 極力營葬 事夢池一如事父 其兄召試京師 留關中 龍江西人者 未嘗不更番省侍 夢庚妻葉 夢池妻魏 初聞其夫議 鬻田 輒從 夢曰 勉之 勉之 竊聞天下難得者 兄弟 易得者 田地 使而兄得 生還 吾屬 餒死 無憾 勉之 勉之 君子以為黃氏兄弟 妯娌 皆非常人也 論曰 昔普明兄弟 至相與 爭田 今夢庚兄弟 盡鬻其田 以活其兄 無秋毫傾惜 意論者 往往謂 今人不如古人 觀此 兩家兄弟 自古 今人 果孰愈 耶 夢池九世祖 師恩 師恩 瓦福州 節度 推官 四分 七人 遺費 各取一分 而以其一 師恩 師恩 不淮

不暇尋推其金帛重寶予兒子若夢庚夢池真師恩子孫哉且  
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夢池鬻田脫其妻或  
一人梗之雖不中輟庸詎知不失機會於戲葉與魏可不謂之  
賢婦人乎

張毅傳

張毅字彥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而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  
大同 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讀書而曉法律召為  
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不辭為書佐治文書見謂勤敏尤潔  
廉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趙病卒毅棺斂扶護南歸行至  
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于直沽毅以力薄不能歸而喪萬里  
外火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祔丁溪祖墳之東服除都督

府起為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  
父客死瓜洲賓馬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為令史都  
指揮司念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乏乃爾日夜憂愧至  
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還司謁告歸省父母墳墓  
舉次叔父喪以紵奉錢帛為長叔父壽數日告長叔父曰毅不  
幸父母沒矣賴有叔父在得相依顧糜于役欲留侍叔父不可  
得御叔父以往則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還浙江當  
量口用俸撥其餘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苦戚感也其叔  
父曰汝克萬里返葬父母亡叔亦賴汝免暴骨異鄉且克垂念  
老身而奉養之有姪如此我且夕死不恨吾姪讀書知顯親大  
節勉之勉之吾父喪生德報乎時揚州人見其叔姪如此

不歎曰曩罹兵革之初能上存老百無一二於其  
養而死不能坐况能養且其從父若張毅者乎毅亦賢哉  
不識殺譚濟翁示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錄且盛稱毅在都司有  
能聲及居延安侯幙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者之手凡全活  
者若干人免罪辜者若干人蒙其惠者若干人然則毅可謂仁  
孝人矣孰得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爲有守而不幸爲吏也雖  
爲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是子仁錄之濟翁稱  
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戲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 克克  
之焉往而不爲君子哉余喜文墨吏中有若毅故論次之云

黃母劉傳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

爲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却睡寇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通  
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立廟鄉郡額曰  
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爲八世祖父某早亡母林喪  
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  
時歸浣濯補綴衣裳遣餽候問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以  
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閭閻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  
教諭應發應發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脩職卽道  
道適道父朝奉大夫恭甫而距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家  
實七世云劉爲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二人輩鮮得其  
懽心劉妾曲奉承食上立不徹不退晨昏禮久益恭姑愛  
猶女歸應發八年無子爲聘弟子通通生五日而



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誓卒時劉三十有六歲  
無恙然老矣公念通非劉而而恐劉有他志也憂見于面劉  
知其情垂泣曰夫在日妻且猶望通終身而相之謹謹胡去  
亡乎有如不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字遺孤者有如日自是孝慈  
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戚甚治喪無  
違禮營壙信與以葬舉夫之柩合窆焉日夜攻繹泉竇通從御  
先生陳公潛舉進士業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讀書行  
且讀不覺墮井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父生者不亟娶黃氏  
守祀將自吾世斬乃爲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  
未成童乞養婢之子劉中孫爲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啻如通  
授以室中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且暮死即其家賞

76

當奄有不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鞅鞅勃然露刃入卧  
內戕之賴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隣保不義中孫執執送  
官實詣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榮榮與性居而中孫諸宗百  
端偵伺凌轢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繼以飢饉科徭分集劉  
辛苦支吾門戶終無怨對意又未嘗廢歲時節祀享與夫族族  
鄉閭餽問慶弔禮人益以為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為公公  
五年秋得疾且革執性子曰我為汝家婦不辛寡祐二世短公  
保汝父子羈孤橫逆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  
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可我死有餘罪今天去得見汝成立  
有婦有子可以下見公笑雖然思兩世孤雛先緒不絕  
終克有今日益感激續聞元宗成成吾志爾焉可不勉

逝年七十有九。今性以雅飭稱于鄉。君子謂性之賢。劉之教。云史氏曰。余聞性之妻之第三慈道。劉事未嘗不謂焉。爲之太息。其言非再造黃氏之家者。始有通次。有性其後。性獲全。皆藉之由。是黃氏之先不遂。爲若教氏之餒。非再造其家。而何蓋不獨孝節之懿。無媿曩倫。其存心之厚。先見之明。勇而林。又孰能企之。或曰。何居夫不妬。而爲夫真。少室斯不亦存心之厚乎。計通必死。而爲納婦。斯不亦先見之明乎。中孫亮暴以身拒之。而迄脫性。非勇而能之乎。隻身持家政。遭多難。而家滋殖。非材而能之乎。若劉貞女。婦而丈夫哉。於戲賢乎矣。

陳節婦傳

陳節婦 正温州平陽縣人。宋國子博士琴其曾大父也。琴與

兄國史。編脩官琴俱以神童登嘉定丁巳第。節婦年十九。父祺孫以妻同賒。陳考道彥道於宋黃州通判。用中爲曾孫。歸陳氏三年。生一子泰夫。而彥道病卒。節婦屏脂澤。弗御惡。并始服人不能堪。而安之。彥道族之人。風以再行節嬾。向姑泣曰。妾何敢爾也。夫亡。婦稱未亡人。藉令無子。亦辦作陳氏鬼。况有子乎。妾幸生長衣冠家。曰聞禮義之訓。豈可與閭左無識者伍。匹辱先乎。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大羞。弗若老姑幼子。將仰之。誰其有不失所者。耶。言已泣不止。其族人風之不動。則逼之。節婦曰。我知之矣。欲我他適。而奪吾之田。余田與節孰重。經即棄田。以早夫之族。而力紡績。以養姑。俯以育子。銖積其餘。以養其夫。子長。聘宋刑部尚書尚坦之玄孫女。爲之室。姑享年八十。

終以禮喪葬之博博一婦人既亡其節又克盡死之禮而  
亦存陳氏之節不謂難能哉君子過其門指曰是家有節婦  
歟而去節婦諱言五十一年卒于時年七十二

史官曰世所貴閨閣之家者豈以其傳珪襲組哉儀法嚴飾被  
及後昆至更數世而不移世教有所賴焉故也若國博胡公  
兄弟並起進士則其教之行于家必有可觀者矣至於孫冒雖  
婦人女子亦能以貞節自守食藜茹荼凜凜不可屈撓君子之  
澤入人之深如此哉余特表而出之作陳節婦傳非惟以彰胡  
氏之賢亦將以愧夫世之主長故家而不令者云

天刑生傳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矣闕因名闕而自號

闕翁及年壯更得盲噴拍擊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  
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唯吾薰吾搯吾鈇者  
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  
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德脩  
乾沒內庫物簿錄其家就逮南京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  
其家財而縱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

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嘗竊主柄作  
威福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贖債亦未嘗武斷而魚弁  
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征理未嘗多行不義之惡視

不得所以致天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慝致邪夫天於人也  
曷猶早察之而矐之薰之黜之如此則陽不吾者又





高道士

松間處

人志先世任宋多

二投紫陽觀為道士時玄妙

父母

景雲以道化遠近貞居紫陽六年不見道乃入玄妙事布玄訖傳其道希玄弟子數十百人而貞為高弟希玄既去貞遂濟江踰淮涉汴過呂梁以至燕山碣石作義門安期生之徒特進于大宗師一見器之留居蓬萊官十餘年乃與集賢大學士六十四薦于朝得處州路玄妙觀住持提點領本路道教事貞南歸領職夫一年

今天子命越國胡公取處州貞入青田

山中以避胡公延之相見乃詣軍門見胡公則軍士即觀而屯固無隙宇矣道衆死于鋒鏑與赴水投崖死者相枕藉也於是

30

收而掩之即藏殿以栖焉食飲以辛日所親闢館招之辭曰吾所以如此者祖師之香火不可委而去之也不往軍士毀虛皇壇繕城責稽首曰壯士幸勿毀而毀不為止則卧壇上曰此不可毀也即毀當身與石俱碎耳軍士惕其言乃止不毀而只為葺之取院判俾建普大齋所獲復施以贍其衆以予各庄市牛種一髮不歸已素後二年苗軍亂役眾不污觀不燬頗賴焉及參軍胡深歸鎮處州俾建醮三日夜參軍一見之梁棟傾圮曰失今不治他日將何所用力貞曰前年預借糧去年行和糴士憂徵輸之無從取也暇治者予參軍惻然為捐觀

一卦三

施以白金二百兩鹽二一斤貞即盡心彈力

漏坑

然曰祖屋

青久辭去參軍與

危補

不聽會曰

亦強起之乃復為強起雖起然去一切

而獨求諸內一室蕭然敗惟廢几人不堪也而燕虜地然客至對坐清談竟日無一語及世間事得酒即滿引竟醉遇其得意援雅琴鼓一再行使人目擊而意消四方賢士至處州無弗款門願見之都嘗天旱長吏遣巫禱雨者禱且兩月終不雨何指揮者詣貞請禱貞謝曰不能無已則款牖耳然不竭誠雖設醮雨不可得也指揮乃命貞醮方嚴事當午日炎炎如烈火俄陰雲四合大雷電以風雨大作三日乃止咸以為貞所致詠歌之貞曰我豈能致雨雨適與醮會耳諸公聞之曰長者長者建州兩道士爭住持相與愬于中書丞相李公命玄教院擇高行道士往平之而玄教院以屬貞貞至建州折以片言兩道士委服

3

乃奉幣物為貞壽貞即罵曰若等出家者乃爭至頃我遠來市人不若也何復以市人處我越反而幣物無以黜我也兩道士忿而退初布立蛇去常住收其田而其遺蛇久莫為瘞者及貞歸自燕始鑿石室麗山冢頂瘞而樹碑焉貞之留燕也興上元楊敬脩為友往來相善敬脩病貞為延醫具藥靡廢三千緡錢後貞南歸敬脩從人假債以償貞曰朋友有通財之誼何以償為君遠客此士而我行且歸鄉里何以償為敬脩持錢來償已不取貞自燕歸無幾時敬脩從經略使經略江南行次處州經略使得便宜除拜敬脩又用亨郡縣官可立得也敬脩見貞刮目焉且曰若有親故欲得官者以姓名來貞謝無私故譬嗜進子爭曰重路要處關白貞大驚且怒曰我豈

重路要處關白貞大驚且怒曰我豈



白者耶人以告石末叅政叅政嘆曰此真道士也益敬重之貞既出家為道士惟一兄行年五十不要貞蚤暮謂兄曰兄生人世嫡奈何不要異日宗祀將誰屬者而兄終不肯娶貞淳立以告族嫻曰兄不要梁宗誠不祀矣幸為我勸兄其言懇款惻怛族嫻相率勸其兄其兄乃肯娶貞罄橐中金為兄娶婦曰兄娶果得子得子梁宗以祀罄金以全吾宗誠不恨兄娶連得二子而卒時其長子三歲其幼子生未周晬今長者年十三幼者出就外傳教字一出於貞有族子六歲而孤貞所以教字之者同於兄之二子今亦且冠矣此皆德行固君子所汲汲者貞托迹方外而介則其見重於四方賢士豈徒以道術哉

論曰始余見道士蓬萊宮時道士方客遊而意氣自得視其類

輩輿騎劍履侍祀帝所段如也後見于玄妙則被璽書領鄉郡道教人皆為道士榮而道士澹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道士今以二十年及見之亦無毫髮異始見時年已六十餘矣目光巖巖燦人似欲飛垂此非有道者耶余亦安足知之次其平生事于篇殆見其衝氣機也枯多名山盧仲綸章居簡徐虛寂之流托焉而出入人間道士枯座也詎知非其徒耶

序

林氏族譜序

平陽林氏五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四溪宋中葉自四溪析居嶺門嶺門之族字敬伯者持其譜圖指示余曰惟我林氏自周潯陵公歷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十七百餘年其名字世次皆於

此見焉然以時論之今距宋未遠也上距晉魏則遠矣又等  
而漢秦周則已遠矣遠者難稽近者易考易考者當詳  
稽者當略今吾世譜顧詳於遠而難稽者畧於近而易考者無  
他焉年代綿邈卷帙浩繁兵火之荐更存於散軼之後得於毀  
裂之餘由唐而上全而有徵由唐而下不全而無徵故也吾於  
其有徵者既不敢忽而不錄於其無徵者亦不敢苟求曲證故  
以舊譜實于前而斷自所可知者為嶺門譜系附于後蓋林氏  
之在乎陽也皆祖福唐尉後若干世徙四溪又七世徙嶺門又  
五世支為四房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雖窮親雖  
盡而同所自出也先主倘以為弗畔則願為我序之於戲君子  
重乎譜者非以誇門地也所以慎同異別親疏也故無所據而

強加之是謂証其祖可昭而反遺之是謂忽其先証祖不孝也  
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為不妥援於已遠不輕棄於已  
疏真知孝之道哉仲尼不云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古今林氏以德業顯者余不暇論姑言敬伯之所自出  
者焉若福唐尉之執喪廬墓可謂孝矣若知諫院之直言極諫  
可謂忠矣事親不過乎孝事君不過乎忠臣子之事君親而於  
忠孝無憾可謂盛德之士矣盛德者必百世祀此其子孫之所  
以有行而無替也自今敬伯率其族人相與勸勉處家庭則以  
尉之所以事親者事親列朝著則以諫院之所事君者事君  
則信其能繼述矣其於孝也又何加焉余見林氏之福澤  
而未艾譜之所書也但若是而已哉

譚氏家譜序

譚本，子爵其公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實齊之附庸也。春秋三十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爲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爲氏而其後有漢譚平定亦有去言爲覃氏者而其後有梁東南寧州刺史覃無克而齊明帝時零陵有譚弘實以四世同居旌其門閭嗣後稅役長沙譚氏莫詳其所自出有仕版宋爲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者名世績其先自南昌米遷而長沙之譚氏自端明公始顯蓋自端明而下及今八世矣子孫繁碩其以才學行誼自見者往往有馬至正壬辰丁亂以來族人四出避難族譜由是散軼其七世孫濟大懼久而後人不知其世也來謀於余余以爲

宋豫章黃文節公之論譜也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略而弗著蓋慎之也今取法於斯其豈不可乎於是斷自所知爲本房圖既成復屬余叙叙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以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敷政本者也由漢以下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與近代言族譜者二家爲法厥各不同世經人緯取法由代之年表則歐陽氏也系聯派屬若禮家所爲宗圖者則我蘇氏也其爲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義明詳其支之所由分而親親之述立則未嘗不同也尊尊親親而譜法盡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立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敷政本之遺意猶繫於譜見之君子無志於存禮則有志於存禮者其復忍置而不



講乎譚氏之族遠矣其繁庠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所以莫洋者  
兵燹之存更載籍之無徵焉耳今濼之爲書雖不能如我蘇氏  
致詳於所親而不遺於所疏然於歐陽氏之法庶幾有合焉  
自天下多故雖名士族鮮不苛簡以廢禮而濟獨汲汲於此加  
之意其可謂知禮也已矣濟字濟翁今以忠顯校尉爲管軍千  
戶所鎮撫守禦金華云

黃氏家範序

治國非難治家惟難古有是言也夫國大而家小不難其大顧  
難其小何哉家主恩者也而其流也減義至于減義矣欲家之  
治豈易易乎故欲治其家者必以義濟恩以義濟恩合禮法則  
何以哉漢唐以來亦及之家雖服窮親盡而能聚族以居若東

平張氏九江陳氏金陵陸氏今浦江鄭氏亦惟範之以禮法而  
已矣故範之立不惟可以治家抑亦可以保家鄭氏同里黃君  
資善有見於此爰立家範總九十則自冠昏喪祭下至米鹽細  
務事爲之制有禮有法的然可行乃以告余曰吾與吾弟資深  
資文合食而同居非有範也而歷三紀猶一日者親也今吾之  
子與吾弟之子十有一人矣自今而後吾之孫與吾弟之孫不  
知其幾人爲吾之曾玄與吾弟之曾玄又不知其幾人焉親者  
能必其不遂至于疏也歟而不爲之範可乎此吾家範之所以  
作也若夫損益之則繫子焉是宜於戲君家之範豈余得而  
益哉君叙之可也叙曰國之所時法焉矣其立與立其廢  
與廢故一日不可無之然法立而不行謂之衰法法立而不

謂之玩法法立而不遵謂之悖法悖法玩法其責在下棄法其責在上有法而褒與無法同有法而玩與無法同有法而與無法同家之範猶國之法也其丁一日無哉使有範而與無同則雖立範又何貴焉則範雖立又何補焉是故善治國者行其法者立賞玩其法悖其法者無宥夫然後法無不行而國無不治治國猶然而况治家乎今黃氏之家有範矣其克奉與克遵者必賞以家範之賞其不克奉與不克遵者必罰以家範之罰何患其不行而家之治也又何難哉合食而同居雖百世可必也抑黃氏義家也義家子弟不待乎範而興行孝友率由禮誼固當苟待範之立而後勉強人斯陋矣矧範之以範而不奉焉不遵焉至于見罰而猶不耻焉不悔焉不勉焉則亦匪人也

已矣則亦匪人也已矣於戲言出余口猶有弗忍焉者孰謂黃氏之子孫而忍為之辱尚念之乎尚慎之辱

吳氏孝義集序

孝義里在諸暨縣前孝鄉即南宋賈思所居里也思事見會稽志而里寔由思以名里之吳氏其先世居闡化鄉之峽上宋熙寧中玄丘居士洵由峽上來遊而孝義之有吳氏自此始傳十一世至筠西翁宗元而家益裕族益大乃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通其有無共其休戚子孫遵之今且五世矣閭門之內秩秩乎其肅穆也群從之間抑抑乎其慈良也小大之政井井其不倫紀也吉凶之禮鑿鑿乎其申樂度也隣里之中諄諄乎其盡恩禮也幾幾之淑循循乎其能謹勅也嗚呼里指其門而

相告曰此居才第里而行義無愧可烈者確乎人無

鈞百之孫鉞念作始之難而憫你終之不尚冀來才無其言  
謀而相與繼述之此孝義集之所以編也聖前之道莫大乎  
本始故譜圖先之開家之方莫急於守先訓故家教家範次之  
文辭所以鋪張德美者也故記序銘讚次之而歌行附焉墓誌  
所以垂示悠久者也故碑銘行狀次之而挽詩附焉人之交也  
各以其類觀其交際而其人之賢否攸見故尺牘次之犬人畜  
也惟於孝感於人而然也故孝犬錄次之暨寫八卷繕寫成帙  
因其御先達桂仲晦請余爲之序予觀天下之物厚其積而後  
其勢隆浚其源而後其流遠世家之澤有引而無替未有不由  
子孫之善繼善述者也善繼述者將何所致其力哉亦惟盡心

於日用彝倫之所當爲者而已耳是故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  
順兄友而弟恭上和而下睦家之肥也父子之慈孝夫婦之義  
順兄弟之友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  
同此理故賈氏之於吳氏姓雖異而孝義之行若出一人自南  
宋至于今時雖殊而孝義之聞若在一時性之在我雖異時異  
姓之人猶且同之何獨至於同時同姓之人而不同乎是集之  
編其名蓋有由矣夫以八卷之書不忘其所始則觀是書之人  
其可忘其所本乎故能克孝義之性斯能盡孝義之實盡孝義  
之寔斯能延孝義之慶延孝義之慶斯一正為孝義者之從  
可以居孝義之田讀書所稱其脩厥德也  
前人鉞而不言之  
來裔乎而勉勉之不然徒有是編也亦末矣



古詩選序

詩之有風雅頌也。與也猶身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以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定改樂工之作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賦韶蕭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緝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

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騷興變而爲樂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体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体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体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次夫。言之難也。若不能無感焉。無他文之。月降譬如水之。下不莫之。能禦者。不漢漢不秦。不戰則戰。固不春秋春秋。

不三代三代不唐漢自李唐一代之詩宛然不及中中不及  
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  
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体裁論而不以世變論  
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  
固一道也不審音下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  
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歎乎  
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契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  
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友蒙陰縣簿  
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  
隨其世次釐為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

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  
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  
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為風為雅為頌也因事而作出  
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  
頌又曷嘗曰我為賦為比為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  
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柰何律詩出  
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盡廢矣  
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  
下則置之而况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若李太白杜子美之  
於韓退之雖材志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  
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

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賦。此杜

於唐音遠甚使文靖

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篇端也。

### 重校漢隸字源叙

重校漢隸字源六卷。臨川宋季子所輯。不鄙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季子之輯是書也。夫豈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言哉。雖然。魯瑩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為隸。古定非漢。始有是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胥則隸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為字源。何哉。隸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崔子玉蔡雖梁鴻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

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為隸字之源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徇於今之厚徵。於古之略臨。學之家。粗于習熟。承其譌而踵其謬。所從來久矣。萬志于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烏乎本哉。夫本諸漢者。豈曰漢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體書試吏蒼頡之教。史籀之學。夫人誦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尚論書法之源。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也。因之以周棄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掌。小學之所教。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字字序。書猶有足徵焉者。誠能反本溯源而求之。於斯其於



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訂至於明文字子於聲音之源。何至於述波磔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卒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書之爲書者。其可盡漢而遽止哉。此宋儒婁機字源之所由作。而季子之所以重校也。歟。韓愈氏有不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祖述兩漢途之迷者。希矣。根祇六書源之絕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綽然有餘裕矣。豈惟隸哉。豈惟隸哉。漢求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季子生車書混一之代。年學俱富。志于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書。其有闕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倘有事於考文。將於是乎。徵焉。抑聞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杜鄴從敞。子吉得其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

名君子憾焉。今季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於敞也已矣。

偏旁辨證序

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馬侯。病世之學者。於書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偽踵謬。十八九乃爲書。若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爲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道以進士。通守其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叙之。予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爲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豈非有正而不取。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

殘教弛已久書之為書之因生變趨假就簡非盡復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馬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史民上書或不正輒擊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八通為第唐之制也其為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取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姪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者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述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

小子哉先儒朱子患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為書編以詔于來學惜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謬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強而穿鑿杜撰而因襲一點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之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抵牾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脩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為之序使學者知其書實然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

庶幾蔡氏之志也

心學圖說後序

金華坦溪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置制忠熙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墓書注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為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為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尊漢興郡儒叔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及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

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為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蕩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為甚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况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作也彥淵優莊事外於九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為同冥思而默体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誦人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令彥淵與



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然正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彖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愧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彖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范氏文官花詩序

京口范氏自宋至今爲郡望族其先世嘗植文官花以爲庭寔辛稼軒所爲賦水龍吟者也近代趙松雪鄧素履諸賢咸有題

詠總若干首是花唐時惟學士院有之其殊形異色余固未嘗得見竊誦諸賢之賦詠而想望焉豈非范氏之嘉祥哉蓋草木於天地間爲物雖微乃若鐘夫粹美溢爲英華忽焉而榮條焉而悴是則不偶然也故孔林之檜斯文之興喪條焉廣陵之瓊花世道之盛衰條焉田丘之荆王氏之槐門祚之升降條焉則草木有關於人事也久矣而况天地生物有定形則有定色白者不能碧紅者不能紫今以一卉之微一日之間而遽爲之變而具有其色又花之異常而不多得者也孰謂范氏之有是花也暢茂敷榮數百年猶一日而可委諸偶然乎是宜諸賢喜傳而樂道之也於戲言天者常徵於人則於是花可以見范氏之所積矣觀物者取必于天則於是花亦可以見造物之厚范氏

矣不然宋德既爽元入中國

皇明膺運天

命之去留人事之廢興且至于再故家喬木亦與海桑俱化者鮮矣何獨是花之在范氏庭砌間雖運去物改而其舒翹挺秀自若也世之勃然赫然以貴富之家身得之而身失之者多矣又何獨范氏一門傳緒愈遠而流澤愈長賢材繼作項背相踵不惟詩禮縉承抑且組綬輝聯也吾祖文忠公之銘三槐堂謂魏公之德與槐俱萌君子之於范氏觀德有不在是花乎范氏之嗣人尚無替封殖哉他日余過京口倘獲寓目當賦角予之詩而諸賢之篇什愈憲君方將錄板以傳故為之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宋先後有國三百年而蔡氏舉八行一人登文科者十五人特科八人補入太學者十九人待補二人請漕試二十八人上書者二人勉解八人姓武科者一人登武科者四人凡八十二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進納邊賞蔭叙者又五十四人焉嗚呼可不謂之盛乎其族舊有譜晦庵先生子子寔叙之毀於洪武乙卯風潮之變此譜則八行七世孫仙謙因遺簡殘編而修補者也特以示余徵文為序嗟夫族蕃而分世遠而踈地殊而忘此其勢有所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戚於已踈不忘於已踈未嘗無其法焉三代以上維持以宗法秦漢以來維持以譜法譜法之行猶宗法之行也何也自吾之所自出以至六父之所自出以至於大大父之所自出又推之以及乎始受姓之祖又推之以

及乎屬之踈遠者無不啓

以姓之字行以聯之系序

承傳支派之分異字可異而詳雖數百世之八千百人之衆其初一人之身其一人之身而痒痲疾痛不相闕乎平居或有老壯稚弱不相敬讓慈愛者寧不愧乎或有力不相藉災不相故死不相救者寧不悔乎或有以富貴加之而凌侮之老寧不行乎則雖分而恒合矣雖踈而恒戚矣雖殊而不忘矣譜之所繫如此不尊祖敬宗又誠之心者未有不用其情者也余覩吳氏之譜自九府君至仲諫十六世仲諫之下又四世世常百餘人不爲不蕃由五季歷宋元至于今不爲不遠成家賜奠或家步履或家新城或家永嘉不爲不殊而某爲叔伯行某爲兄弟行某爲子姓行其名某其字某其配某也末嘗不可考其合族

46

之人服雖窮親雖盡而歲時伏臘未嘗不相往來冠婚喪祭未嘗不相赴告患難緩急未嘗不相扶持豈不以譜之立乎然則仲諫於譜之修焉得不汲汲用其情也雖然今通都大邑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日就衰替其克保先業者蓋甚少也而蔡氏獨茂衍豐殖不貳子焉果何以致是哉天下之物其其者其積高其源深者其流長也積善之家傳委必遠蔡氏由九府君而下皆知力學而有德行質諸許忠簡公誌八行銘善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其族之昌大非他姓所可及尚有由然哉夫然則為之後者固當謹家課尤當繼先德詩曰無念爾祖爾羊脩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克念焉無忝焉則歟

何如是皆余之所歎



而屬望者庸迷

三壽圖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里其地長塘有大姓曰黃氏世家其上黃氏之良曰資善曰資深曰資文其生也同氣其分也同躰其爲人也同德其處家也同心其壽而康也又同而又有連山有清流有茂松巨竹有佳花美卉有禽魚圖史琴奕可以娛其耳目志意而三人者寄食其間不知日之夕也吳興林子山題曰馬於是繪爲圖以著其事指馬而告子曰揮扇而中坐者資善也觀書而坐于其左者資深也袖手而坐于其右者資文也鞠躬而進茗飲則資深之嗣子宿也是雖存其大節而資善伯仲垂白之年相從於山林之下衍衍以和友怡怡以共適藹然

4

恭順和孺之風亦可想見也已斯人也亦使之遊于鄉紳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居于邑邑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養于國學國之人尚有所觀感乎故吾罔之不獨以張黃氏門之盛蓋將以竦動夫人之爲兄弟者爾子史官也其言足信序之以文以啓詠次不虛之子將誰屬焉子聞壽也者有而命於天者也非智可取非力可獲非財可致以故世之兄弟並臻壽康者不多見也籍今見之往往出于一從再從三從群從之間若夫同氣而生同躰而分而同壽者不常有也籍今有之私其妻子田廬貨財長短得失強弱以手足之親而猶秦越人之相視則合食休戚相閱有所不能焉籍能之者好不同也

實于市或耕于

之日常多而會

相合有所不得焉

官之家非給足時非休沐東餒切於代

膚追呼勞其筋骨皇

也則雖欲優游佚道之中共享有生

之樂有所不暇焉今幸吾伯仲於在天而智不可取力不可獲

財不可致者如此而人之所不多所不常所不能所不得所

不暇者又如此求之一邦未見其倫况一邑乎求之一邑未見

其倫况一鄉乎子山雖欲不以圖安得而不侈

之頃觀其伯仲之氣坐也氣岸莊重毅然若三趾之鼎足以鎮

浮威儀渙發炳然若三階之星足以美俗且猶使人歆慕之不

已而况於其族姻時親炙之者乎而况於其子孫日周還于集

左右者乎恭順之心不油然而生則吾世信矣然則子山圖

子又從而序之非過也宜也

陳氏文錄序

陳氏文錄者宦遊東昌之士爲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作之文  
詞也公以廣威將軍平山衛指揮鎮東昌十有四年功紀之多  
何可算哉士或記之或序之詩之特表章其大者

聖天子之於公知之尤深恩寵優渥度越尋常不次定擬

自宸衷由是有浙江之命而公之蒞浙江也開墾延改會稽鄭

元直先生使諸孫師焉先生因屬其諸孫襄集記序詩爲一帙

題曰陳氏文錄不以仙傳而俾序其篇端伯衡辭不獲乃爲

之序曰古之君子功及及如不及者善善之意長惟

其不流傳而已

鍾也鍾無槌鼓

鍾以擊而無文論以發

應

之精微何以見經畫之周密何以知借曰其事接於人之耳目其澤洽於人之腎腸因言口誦之而心識之然雅者有時而壯壯者有時而老老者大而往則有志有為之成績亦與之俱往烏在其為流傳也誦之口孰若托之翰墨識之心孰若載之簡冊在昔名公紳未有馳譽於當世垂名於方來而不賦此者也文詞之所係亦重矣宜乎 昌之人士表章公之遺業不啻

自己庶幾古君子之遺意也哉始公以文武材畧受知於聖天子創業之初眷遇日隆圖任益重及取中原即以東昌屬公而公蚤夜竭其思慮為之經畫率士卒珍倭寇藏亂軍削荆棘闢成郭列府寺樹樓櫓具市井相地宜立疆畔通渠井渠壅坑

49

播聲威以著寇賊以除反側以安流亡以歸生家以居遠近以孚商賈以素饒餉以足漕運以省徵歛以寬誠奇偉而烜赫矣然都邑間見之窮陋僻遠則莫之盡見也 九重知之四方

則莫之盡知也乃今伯衡得是錄而讀之事以實書辭不華飾蓋不啻涉其境而見觀鉅麗 然則當世欲知公者 吳方來欲知公者亦必徵是而先生之所以裒集者其亦士友之所以表章之意歟雖然公以勳舊為 國重臣臨制乎方而事當什伯於此震今而耀後同 有有史氏之大書特書是錄其豈非權輿也哉

繆氏壘虎集三

古人兄弟俱喜

不以爲盛事

二



陸之在晉二廬之後世傳焉余觀於

之世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

有若繆氏鄭氏兄字季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繆氏兄

字仲琳弟字仲貞而其詩集曰壘荒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

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璧

壘荒集所以輒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為文而

詩又言之精者也然而鄭氏芽固難能矣繆氏兄弟豈不愈

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壘荒集

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為兄而有弟若仲

貞以仲貞為弟而有若仲琳麗藻交映逸韻迭發鏗將炳煥

震耀遐迹固足以使人歎羨初仲貞膺薦至京師官之而

50

拜後仲琳應詔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貞之歸也縣令

君延為訓導欣然而府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為訓導

亦欣然俯就不汲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為國家作人是務其

出處之際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琳仲貞之在當

今不猶二廬之在唐二陸之晉二應之在魏真士村之盛事

哉覽壘荒集者宜何如也是為序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